



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6





文庫 17  
W3  
6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七上

濬儀 王應麟 傳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橫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  
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  
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  
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  
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詳公羊疏其學守不攻而破矣至

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五行志最多亦不甚醇至何休則愈妄矣

集證

宋志徐彥公羊疏三十卷（公羊疏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

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三科九旨也七等者州國氏八名字于也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

卷七上

一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庵氏寄贈

010185190019



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  
京師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七缺者夫婦君臣父子禮也呂  
大圭曰三傳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最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  
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  
魯若此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

筆談全云沈括作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

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沈括筆談鹽石新論

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

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吳仁傑臨石新論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

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遠絕之猶

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申與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胡翼

集證隋志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唐志十三卷宋志十二卷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王元年東徙維魯魯孝公之三

十七年二年孝公薨惠公立三年惠公之元年也故筆  
談云平王東遷三年惠公即位胡安定云明年惠公立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

之漢書雋不疑傳蒯瞶違命在哀三年蕭望之引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

君子大其不伐喪蕭望之傳士句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功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馮奉世傳大夫皆本公羊雖

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

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嚴助傳天王出居于鄭在傳二十四年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莊十

太史公遂以曹沫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

也原注穀梁柯則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索隱曰沫亡葛反左氏穀

梁並作曹劌爾云盧六以氏索隱云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方樸  
山云左氏已載鉏麇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史記刺客傳欲以齊



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集證 趙鵬飛春秋經卷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經不書歸田況汶陽之田至鞏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自世可也。莊四年傳 漢武用此義伐匈奴。漢書匈奴

傳 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開云高宗紹興八年 議曰有

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魏光履敘次戊午謹議序

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隱十一年傳 讎者無時焉可與通

年傳 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

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桓十一年傳 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

志則可。若祭仲者重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止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僖九年傳 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

又致宰周公于葵止。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

以為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夷五伯也

集證 東萊博議葵止未會之先猶自朔至望之月浸長而浸盈葵止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浸缺而浸盡

以衛石惡為惡人。襄二十七年傳 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

孫何忌為譏二名。定六年傳 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

二名者。閻云野客叢書云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亮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家

耳

集證 禮記曲禮正義案與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

為熊居是為二名許慎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

謂其無常者也。是用左氏說又按雲谷雜紀云後漢書有孔僖二

子曰長彥季彥劉駒駱承書有雲中印季智名靈舉郭泰傳有



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于威  
數人皆微賤決非以字行者其為名無疑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傳八董仲舒謂成風先

儒取之黃氏曰抄謂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崔氏  
皆祖董仲舒劉向之言以夫人為成風仲舒說經蓋不泥

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晉書禮志曾謂周禮

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集證晉書禮志與宣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  
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

城是也定元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仲幾亡傳天子之心而

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五行志按左氏傳遲速

衰序於是焉在昭三十一又云宋仲幾不受功定元年襄字當從漢

志作衰原注音初為反衰差也與左氏合方嶺山云公羊釋文云襄一或作衰一或音

繼序按衰古音衰

**集證**釋文公羊音義不衰素戈反一或作裝一或音初危反

同何休說非也正字通謂小雅何衰何筮石經作衰二字或通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周王引何休註為齊語者已見上矣猶

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代宣八年廢宣十八年順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

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園師

云齊人言欽楛之楛蠅氏云曰齊魯開謂龜為蠅考王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

常也盧人云齊人謂柯斧柄為神士冠禮云齊人名蔣為蘇幹聘禮云萊陽之閒

列稱聚把有名為筮者檀弓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

善曰靡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為紛又云紀莒之閒名諸為監又云東海鮪魚有骨

名乙在曰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為彌雜記云齊人呼卷為武登來何云化我

喪大記云齊人謂棺束為緘繩緇衣云其當為至齊魯之語往始何云于諸何云累何云二械何云如何云助何云倍何云

何云往始何云于諸何云累何云二械何云如何云助何云倍何云

何云往始何云于諸何云累何云二械何云如何云助何云倍何云

何云往始何云于諸何云累何云二械何云如何云助何云倍何云

何云往始何云于諸何云累何云二械何云如何云助何云倍何云



成服何至莊之類是也謂五按化我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荀將齊

連詐戰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往黨黨所也

不與上往字連往始始疑也不與上往字連

集證公羊傳莊四年注怒遷怒齊人語二十年瘖病也齊人語二十

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六年齊人春謂

之鍾八年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十七年墾地曰墾齊俗名

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何云疾為戚何云考

麋為獐何云漚曰浚何云帷氏椎為終葵何云玉人○關云

骸何云全菹為萃何云至祭為墮何云玉題肩謂擊征何云有金繩

如衣何云相絞訐為掉聲何云無髮為禿何云明秣為相何云殷聲

誓其可彊通哉方樸山云詐

集證齊人以獻為北國師齊人言斧樵為樵

為蝸考工記齊人以常為終占儀禮注冠禮齊人名蒨為蒨

大射儀齊魯之間名題看為正禮記注內則紛悅拭物之巾也

今齊人有言紛者齊人呼土釜為牟樂記瓠裂也

今齊人語有殤者喪大記齊人謂棺束為緘繩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議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

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

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文二年公羊子之言天理

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

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

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

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

困學紀聞五經義登卷七上



除而違諒闇之節也議載晉書禮志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

原注謂但知春秋喪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集證春秋繁露玉杯篇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莫重乎志納幣之月任喪內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給祭以冬

納幣皆失于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思念娶事存秋之所甚疾也按左傳文二年正義云以長所推之謂喪服已終又以納幣之前尚有納采問名請吉不能併行於一月之內因謂公為太子時已行昏禮此皆依附左氏而曲為之說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

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明皇孝經序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平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

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

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

正申冀州曰中土淮南地形訓謂云按陸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

皆足為證

集證自和錄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分有餘淮南子有蚘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

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鄭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亦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

僖三十三年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閻云按

五年秦囚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殺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成五年傳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

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三李文饒平澤潞頗採



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于黃州全云高宗航海劉相如力勤張俊迎敵益重公之寵而其後相如亦悲遷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百慶司馬相如傳

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今本風俗通無

之引見後漢劉茂傳注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暈挾柔溺宛先儒

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集證按史游急就篇所不從師古注云所研木聲也詩伐木許說則所姓乃以官為氏非以王父之字為氏也又按通志氏族略亦云所者代木聲木虞衡主伐木之官聞聲以為氏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

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

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

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

錢云子以

三統術推

之魯襄公

廿一年十

月癸酉朔

庚子月廿

八日也是

為宣尼告

之日年從

公羊月從

穀梁與左

氏賈服說

亦合史記

作二十二

年或是傳

寫誤一為

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

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云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

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已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明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

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次合余亦推以歷數為定論

身證孔庭纂要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

按纂要年從史記日月用穀梁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賂何云隱元年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

賑何云定十四年經書天玉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

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文中子天地篇蓋杜預屈

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全云六朝情言成俗甯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



也

集證

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申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楚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傳解云季文子命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闕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庚誘蔡侯殺之申傳解云般弑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聩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

穀梁言大侵之禮

襄四年

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昭八年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集證毛詩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天徹膳左右布而不備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禍纏旃以為門裳纏質以為櫛閉容握驅而入輦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

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緩諸侯發抗小緩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頂田不出功不逐奔走古之道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際而射之達于右膺為上殺射右耳木次之射左膺達于右膺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按詩正義皆引穀梁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

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

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

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

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隱五年

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

虎觀後漢章紀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集證** 隋唐志曰虎通義六卷宋本廣為十卷今本又合為四卷

按左傳隱五年正義引白虎通一條又引見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是宋以前其篇猶未佚也近世陽湖莊氏輯白虎通闕文詩既醉潛絲衣卷阿正義各一條左傳隱五年桓二年昭十七年十八年正義各一條穀梁傳文二年疏一條周禮內司服闕人疏各一條禮記曲禮下正義三條曲禮上檀弓王制禮運正義各一條儀禮覲禮疏一條爾雅釋宮疏二條廣韻三條後漢齊武王續傳法一條續漢禮儀輿服志注各一條舊唐書禮儀志二條宋書臧壽傳一條通典禮門四條文選東賦注四子講德論注各一條北堂書鈔十四條藝文類聚五條初學記五條太平御覽二十一條皆今本所無也

**某或作△出穀梁注鄧公地** 桓二年

**集證** 老學庵筆記今人書△以為俗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公地陸氏釋文不知其國故云△地篇海

人義同某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叔** 何平顏藝文志注云名喜○圖云趙氏

阮孝叔世錄 **秦孝公時人** 虞信穀 **今按傳載尸子之語月佞與商鞅同**

**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漢書但云魯學

**集證** 晁氏志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虞信則以為秦

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棟按蔡邕正交論云穀梁名赤釋文序錄引七錄云名叔顏師古漢藝文志注云名喜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實是穀梁子有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說最先後人多從之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七上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七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潘邱問氏 謝山金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友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

爾無當於廟庭上廣而為十二哲

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和蘇子由轍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宋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解蔽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奪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

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疆識好古道弟子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會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字補之宋史文苑有傳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黃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集證經義考蘇轍論語拾遺一卷凡二十七章今存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今佚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

禹包成周不詳何人繼序按張禹漢安昌侯包成漢鴻臚卿周生烈魏博士等並為廟主左傳文二年正義今



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國安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集證**趙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期年練祭理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般人以柏周人以栗徐疏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哀公問社於宰我又按論語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之說不為無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分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後漢張衡傳注石林云以擇

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空云致堂說未穩

**集證**玉海四十二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胡寅論語詳說二十卷九經古義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

古文作宅訓為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云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商為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善說集註取之

**集證**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晏子春秋雜下云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善說篇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陽湖孫氏曰或據說苑以三歸為臺名非也說苑善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晏子春秋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愚按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韓非難二篇桓公宮中二百婦閭二百注問里門也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包說為近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名應時全云餘姚燭湖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爾云按此尤與雖有天下選于眾舉臯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錢云葉夢得有論語釋言十卷錢云胡寅字明仲號致堂有論語詳說二



集證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

官邵武軍通判  
自號燭湖居士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

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變而帝

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原注邵氏之言見觀物篇程易曰云求故可坐致千歲謂求數年數十年之故  
且至可坐致將來千歲之日至即三代相因百世可知之義若以可坐致屬易往  
說已往是故求故為要致將來否則要求故作其事如今頌

來歲時意是求故坐致之術也先儒惟余仁山說最是

默而識之邢疏已不言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何注有兩訓一  
屢每也空虛中也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

字周陸氏論今史記以棠為黨仲尼弟子家語以續為續弟子傳

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載洪注亦

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

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二年五月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

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堂仲尼弟子今所傳禮殿圖有

申黨無申棖爾云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以

集證續論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

周此神所用有自來矣文獻通考索隱云文翁圖有濂伯玉林

放申棖申棠四人今考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無所謂棖與棠也

云堂當為棖堂又與棠通魯峻碑棠棠忠惠合德孔爍養作堂堂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戰國董仲舒對策此仁異於達巷黨

發云壬質  
字景文汶  
陽人



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董仲舒傳注隸釋載逢盛碑以為

后橐童子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

疏無之

集證按項橐逢盛碑作后橐洪氏曰趙廣漢傳師箠之師音項后

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託新序雜事五泰項橐七歲為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論語泰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

為魯哀公時人微子篇注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見古今班固禮樂

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

海漢禮志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全五宋

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

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談合兩事為一兩漢刊談石林云司馬

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

橫渠從孔安國注正蒙三十篇何云洋洋盈耳蓋所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按逸周

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何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鄭注見釋文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

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

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

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

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天瑞篇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

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

意文公語見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



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為師也方樸山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即云以為師奚傷

集證宋志楊時論語解二卷朱子論語精義十卷又集註十卷

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道德經考異按莊子有焱氏頌有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云云正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合黃帝號有熊氏古者熊焱聲相轉疑有焱氏即有熊氏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

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鹿邑屬亳縣○閩云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集證陳士元論語類考按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

為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西書釋地互鄉所在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在亳州鹿邑縣按鹿邑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不舎晝夜釋文舎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祖引顏

師古曰舎止息也屋舎次舎皆此義論語不舎晝夜謂曉夕不

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朱子楚辭辨證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

之

集證宋志朱子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一卷按集註以屈原所作

注以此與賦字如毛亨詩傳例其糾駁舊注者又別為辨證一卷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

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語而召五胡

之禍，一言之喪邦也。晉室之亂，任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

長嘯上東門之時。

集證楊升菴曰：董卓舉兵犯關，魯詔使種邵事在夕陽亭而晉之

漢晉兩凶渠相襲，跡惡地固應爾耶。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賁佐李宗閔與焉。

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集證唐書：褚亮傳，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

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昂，並以本官

為學士。天下慕向，湖之登瀛洲。裴度傳：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淮南宣慰，招討處置使，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為宿衛，李宗閔備幕府。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淵

湯漢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集證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

慶雲之氣象也。程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程子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

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王冠禮：繒，裳純衣。周禮：純帛注

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地官：媒氏注：原注釋文：純則其反，係字從

才，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文非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釋文：無字亦非也。集解

純，絲也。取說文：說文：糸部，純字下一云：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



儉常  
偷切

**集證**祭統以其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系旁才足占之

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縹即論語云今也純

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縹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人為纁五

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纁禮練衣黃裏

練緣禮冠麻衣練緣儀禮喪服篇蓋孔氏誤以緇為纁則緇不可

為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原注正義曰一人為

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緇為纁當作右林之說為正繼序按孔注與論語正文一

本作紺緇緇練紅紫皆開色也又按今本作緇緇亦開色非朱亦非元也西入為

朱六入為元乃鄭康成補考工記所未言者明皆正色矣

**集證**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注六一染謂之練

練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黃之色卑於纁

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哀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給

裏也練緣者練為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衰緣也又開傳期

而小祥練冠練緣正義云以練為領緣也說文練帛赤黃色

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練注今之紅也考工記五入為緇鄭注云

染練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如爵頭色也再染以黑則

為緇矣按淮南子椒黃訓以涅染練則黑於涅是練不可為近

喪服饒氏云檀弓練衣練緣古注誤以練為緇又按論語疏謂練

淺絳色與檀弓疏練為淺絳色合則即以練為練矣據此則練宜

讀作練音為得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

白虎通明道術天理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

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

嘉有三綱之言樂記正義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集證**經義考馬融論語訓說今佚按略見於何晏等論語集解



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按樂記正義引含文嘉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白虎通亦引此三語而不云含文嘉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上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御覽八百四十九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法與太極圖說同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一視按日進故動

乃包成之語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繼序按雅言即正音執禮即臨文詩書禮為四術之三不云樂者樂章即詩也禮云

執者禮書頌讀也凡子所雅言者三皆先王之雅言也論語此章一字不虛設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

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

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方撰身云此雅頌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字起于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為得所竊意上文

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之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襄二

年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宣十二年杜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欠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以此

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葉夢得論語釋言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集證按歐陽公云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鄭曹此魏唐秦陳鄭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合石林之說風雅頌三者已刪未刪



次第約  
略可見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

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

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再通用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神春紀此即葉公所云也原注致堂曰

已而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也○何云屬者字於下則呂覽未始以為人姓名致

堂自誤也全云廣韻以直躬為人名未必不以此覽而誤何氏亦攷之未審○繼序

按莊子直躬證父尾生溺死淮南子直躬

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則而死之

集證障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攘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

父之暴子也淮南記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法直

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

論語釋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按高誘

淮南注與鄭氏論語注皆以躬為人名而不以直為姓

御也引見太平御覽八十二謂五臣九臣八十一

集證隋志子趙周生烈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亡

唐志儒家周生烈子五卷邢昺疏周生烈繳煌人七錄

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倪按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自

序云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書以堯舜作餘補仲

尼作師誠云又按抱朴子云舜駕五龍漢致六翻柳識弔

夷齊文云五刃不礪於武庫九吸伏轅於文塗皆本於此

文字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

道聞見深矣父子符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

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吳志韋曜傳陶仇之言參觀晉書陶侃傳

集證吳志韋曜傳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大子和以為無益

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

汝俱不如也後漢橋元傳注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也論語集註何

謂吾與爾俱弗如也

集證按王充論衡問孔篇引子謂子貢章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鄭

漢儒俱

周有八士

爾云揚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為卽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卽伯達君爽有苦南宮括卽伯迺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

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注謂四乳得八

周書武寤篇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孔

注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韋昭以仲舒興

周之言效之當在文武時

集證

經典釋文包咸周氏並為論語章句列於季官春秋繁露

郊祭篇傳曰周國子多賢蔣殖至於蟬孕男者四四章而得

入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周書和寤解王

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按邢疏云鄭元以為成王時劉

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陶潛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

文王時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

人皆文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又按周書克殷解云乃命

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書君爽云有若

南宮迺則論語八士皆南宮氏也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

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原注致室取蘇說而不辨其誤○闕云穆

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

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

爭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集證宋志蘇軾論語解四卷按魯有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

孫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且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不荷論博志篇注（京注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

不免退之讀墨子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邢

疏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邢疏引王弼注同（何云孔子云我

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

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按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

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楊倞注荷不以子弓為朱張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法放置也不復言世務包咸注介之推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空傳億二中庸曰其默足以容

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

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不念舊惡章疏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引見初潭集 胡明仲黃曰少

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

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集證史記伯夷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

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

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按詩氏釋文亦引春秋少陽篇云云是邢疏所本又按索隱謂其傳蓋韓詩

外傳及呂氏春秋今檢二書未見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

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

世俗徇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



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至云此言亦必有感於當時之

為孔光  
馮道者

呂氏春秋云子路捨雉得而復釋之下春秋紀審已箇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蓋因

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說之字劉勉之字兩說

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集證宋志地說之論語講義五卷朱  
子曰景迂論語解亦有好處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

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集證宋志謝良佐  
論語解十卷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二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峯謂此說是○何云  
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

集證玉海四十二胡宏仁仲論語指南一卷陳振孫  
已論語指南胡仁仲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

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

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  
區明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奇亦說與黃祖舜字繼

如此

集證宋志黃祖舜論語解義十卷玉海四十二紹興三十二年  
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經義考林之奇論  
語講義未見一  
齋書目有之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後漢  
蔡邕

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唐書儒  
學傳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義勇愚按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

魯忌卞莊子不敢過下此可見其有勇也至云東方朔上奏贖云以下嚴子為衛尉

**集證**新序義勇篇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亂家於孝不終也按韓詩外傳十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伯夷傳正義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

山當以隴西為是漢書王吉等傳註石曼卿名延年詩曰恥生湯武干戈

且寧死唐虞揖遜區石延年何引見劉後村詩話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

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

天下又云子居河濟之間天戴記曾子制言也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

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也序按今大戴記濟澮作溝澮

**集證**西書釋地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顯顯

攢茂正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按前說與大戴禮合一統志亦云夷齊所隱首陽別在蒲州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南有蒲坂故城雷首山在東南其東南相接者曰首陽山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

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荀子成相篇其觀於水

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何云錯會卻格字全云以此証格物亦隔一層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梅翁語絜齋見

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袁熒號絜齋傳金谿之學者前輩

切已省察如此

錢氏表變  
疏解齋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

說不與焉于思語見孔叢雜訓篇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

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原注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地晉書樂廣客見蛇影與風俗通載杜宣事同見寢石

以為伏虎漢書李廣射石與新序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載楚熊渠事呂氏春秋王充論衡載養由基事並同視汨

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御覽四百六十九引韓詩說念親者莠莫辨心

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論陰符經心

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陰符經下篇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老子安民章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

意也

**集證**宋志吳筠心目論一卷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

顛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着為法塵合為十一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前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塵六識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

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

盛士亦有言責也而三代之士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為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

自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原注乙酉二月

至元二十二年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全云陳宜中在太學膏上書政史尚之○關云按乙酉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

**集證**宋詩紀事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景定三年進士第二德祐元年除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拜特進右丞相元兵至臨安宜

中宵遁入閩益王以為左丞相并澳之敗宜中如占城不反後歿於暹

錢前宰輔謂陳宜中

中宵遁入閩益王以為左丞相并澳之敗宜中如占城不反後歿於暹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

裳者謂深衣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二字尤該括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昭元年正

義原注集解不

集證爾雅釋器裳謂幅謂之緇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揚鄭說齊倍要取玉藻釋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

文意更完備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

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正義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子路以其

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言未卒而

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

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外儲說右此雖與論語史記不

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原注致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為叔孫氏

邑則季孫何預焉

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漢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

宰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為蒲宰非郈也然考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為郈令則訛蒲為郈

唐時已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漢申屠嘉傳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

以事驕王董仲舒傳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魏相傳袁安任隗以素

行竇氏無以害後漢袁安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

於從政乎何有至云申屠嘉事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



錢云張九  
或有論語  
解二十卷

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漢朱博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  
顯賈捐之傳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閻云無垢張九成號為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集證玉海四十二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宋志十卷語類張子韶說語富貴而安貧賤極好按張子韶少師楊龜山既而學禪於南宗吳其學遂雜故為朱子所攻然立身自有本末其文章亦自成一家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焉飛戾天魚躍于

淵道體無不在借為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

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全云仲猷仲圭八字係小

集證宋史王應麟傳王氏淳祐元年舉進士則陳仲猷仲圭亦以辛丑登第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論語仲長統云

於舞雩之下後漢仲長統傳愚謂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

舊說無音節一有音節

集證論衡明雩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歸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後漢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雨漢刊誤補遺士按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為風乾身

時向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

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南君傳全五王元澤論語註嘗以黃黃之請頒學宮

集證玉海四十二王安石論語解十卷王雱口義

集註遽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襄十四年按左氏傳

甯殖當為甯喜襄二十六年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借為之弒

甯殖當為甯喜襄二十六年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借為之弒

錢云王雱  
字元澤安  
石子也有  
論語解十  
卷

甯殖當為甯喜襄二十六年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借為之弒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閩云按孫叔敖為令尹于楚莊王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繼序按孫叔敖三相

出處甚多

**集證**按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

注引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云云皆以三相三去事屬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止足以為史而不足以

為師全云亦說得相朱子答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劉書新論遺後不以昏行顏氏

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家訓勉皆未詳所出家語曾

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弟子非老而學者繼序按宋景文筆記亦同家

非老而始學

**集證**按宋祁筆記云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

遺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

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

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置字子象史

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

人與閩云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瑄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氏有縣氏

父若仲尼弟子乃縣置非縣氏也耶即縣字故一作耶置蓋以地為氏者○繼序按史記無縣置而有鄭置

**集證**文獻通考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此家語少公西與縣置原

放三人又云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証之曰家語字稱則

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而肅本缺之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僚字子

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譏想之人孔

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弟子解有縣置字子象索

隱作縣豐廣韻註作縣置父魯人史記無之或云即史記之鄭

也黃氏日抄按史記與家語有姓名互異者如薛邦史作鄭國



黎耕史作司馬耕顏刻史刻作高邦驛史選作異顏山史作顏無  
孫榮祈史祈作旂燕級史級作攸石處史石作后樂欣史欣作次  
漆離後史多作哆南宮韜史韜作适公祖茲史作公祖句茲公孫  
寵史寵作龍孔弗史弗作忠奚哉史作奚容哉左郢史作左人郢  
公肩史作公堅定公夏守史守作首宰父黑史宰作罕公西與史  
作公西與如（槐按明史禮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璠始奏罷先  
聖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  
人林放遠環等六人各祀於其鄉）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

篇南郭惠子（楊倞注未詳其姓名）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

為譏全元六字係正文

集證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人墮栢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按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

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後漢馬援傳）亦

稔於常談（閻云元稹亦稱杜子美為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

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

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原注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集證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莊子盜跖篇尾生釋文云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注以為魯人）（槐按尚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釋名云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是微尾二字古通又按人表革湛厥

黨童子祝佻革子成第於皆與論語異）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原注釋文）

集證論語釋文序錄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按釋文載魯讀云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



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崔子曾讀崔為高無誨  
魯讀為悔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魯讀正為誠蕩蕩魯讀坦蕩為  
坦湯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統今從古鄉黨篇同下如  
授魯讀下為趨瓜祭魯讀瓜為必鄉人難魯讀為獻賜生魯讀生  
為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魯讀仍為仁詠而歸鄭本  
作饋魯讀饋為歸折獄魯讀折為制小慧魯讀慧為惠謂之躁魯  
讀躁為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矜也廉魯讀廉為貶天  
何言哉魯讀天為夫而室魯讀室為室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  
從政者殆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皆從古又按論  
衡云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  
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論衡明零篇  
云詠而饋韓勅修孔廟後碑亦以室為室皆從魯讀也

陳自明名晦紹熙元年辭科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

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子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

而不通矣

集證按晉書夏統傳云子路見夏南饋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七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空云不必如此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

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

集證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

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

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詳爾雅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歐陽修



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方樸山云余嘗謂逸詩非刪詩有論致堂說不通

集證

按爾雅釋木唐棣棣常棣棣二木不同王氏詩考引韓詩序云夫棣之華萼不焯焯誤以唐棣為常棣邱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云唐棣棣也亦誤以常棣為唐棣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天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

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天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

全云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

五家而無虞翻注

見隋志晉虞翻作孝經注一卷

集證

玉海四十一明皇取王肅子雍劉邵孔才虞翻仲翔韋昭宏舉六家之異同一經典序錄虞翻作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也注孝經者隋志莫榮佐注一卷唐志虞翻注一卷魏按虞翻

依隋唐志皆作虞榮佐唐志榮又作盤無虞翻注孝經序似誤以虞榮佐為虞翻當從釋文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

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

胡寅 鬼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

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

晁氏讀 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

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馮椅孝經

集證

宋志馮椅古孝經輯注一卷古文孝經解一卷椅祖朱氏刊益之辭為古文孝經輯注并引蔡氏注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

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集證

宋志古文孝經一卷凡二十二章漢藝文志孔氏書序並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說文載許沖上書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

錢云宋史

藝文志有

馮椅古孝

經輯注一

卷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鬼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註取荆公之說。

集證周密公謹曰：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祖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

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集證通考中與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閩門一章為鄧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為指解一卷。

晁氏志元祐中范淳夫侍經筵，上古文孝經說一卷。通考晦菴孝經刊誤一卷。按玉海四十一司馬公指解至和中上范祖禹說元祐中上原各自一卷，今本不知誰所合編也。所用乃孔氏古文，然溫公指解之中，仍全載元宗今文注，知今文古文不甚相遠。

錢云司馬  
光古文孝  
經指解一  
卷范祖禹  
古文孝經  
說一卷俱  
見宋史藝  
文志

朱子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經一章，傳十四章，又刪創經文二百二十三字。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經典今按康成有六

天之說。詳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詳聖治章疏故陸澄

謂不與注書相類。經序按今傳孝經鄭氏註與康成語異者甚多。

集證唐志鄭氏注孝經一卷。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元按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南齊書陸澄傳與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為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

案元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按劉知幾辨鄭氏孝經注有十謬七惑，邢疏亦謂孝經非康成注，其驗有十二，不悉錄。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

之國有爭臣二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

不廢，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子道與孝經稍

異。家語三怨篇同。



彭忠肅何云子壽諡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

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忠肅

名邇年字子壽清江人常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

集證宋志彭龜年止堂集四十七卷又止堂訓蒙二卷又司馬光家範十卷按家範首列易家人卦及節錄經語為綱領以下分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為法則者其以五致類事則第四卷上篇所引經也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閻云鄭氏乃小同註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微古

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

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

奪三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小同康成之孫國史志引見玉海四十二

集證按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劉炫偽作也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其禮矣乎嚴父嚴兄妻于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凡二十四字今文無温公朱子皆信之然詞義鄙淺不類聖言宋志唐明皇

孝經注一卷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

祭西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實天寶四載號石臺孝經

錢云孝从

孝从老

判然兩字

豈可傳會

宋人不講

六書故有

此妄說

王去非名道金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原注孟訓

何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孝教字

集證按說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呼教切也从支从孝教覺悟也从教从一尚矇也白聲胡覺切學篆文

也也从支从孝教覺悟也从教从一尚矇也白聲胡覺切學篆文

教省教學二字俱入教部據此則孝與孝別教學二字从孝不從

孝也載何六書故謂孝人子之達道也非但事老隸書既與爻與

老譌故分爲二字張爾公正字通因之以孝與孝同非也通考

楊簡慈湖孝經解不著卷數袁甫廣微孝經說三卷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

而立於不能管子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原注見東漢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



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

北

史儒林何安傳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

學也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萬體辱

范太史全云范祖禹字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

文曰侍郎王公原注蓋海峽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

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

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白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

一時誤禮非祀

集證丹鉛總錄考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元曰祭法云祖文王而

之曰鄭引考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元之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

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

也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七下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八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 朱子孟子集註序說 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矣伯豐 全云朱子弟子名必大與國人 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孰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集證 宋志朱子集注十四卷 晁氏讀書志按此書韓愈以稱論死然後有論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



錢云吳才  
老以下亦  
當大字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

不解于位為洞酌原注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為

集證隋志趙岐孟子注十四卷 宋志張九成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三子

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

今本以為長偃今本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

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全云古注以浩生不害為告子

集證四書釋地又禮浩生複姓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

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注於公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引見文

錢云此見  
又選卷四

極示廣絕 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 何云孫宣

集證按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

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

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何云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集證通考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李吉甫撰自京兆至隴右凡四十

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

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

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見昭二十年又見

國學紀聞五卷集證 卷八上

奏彈曹景宗  
宗篇又卷  
三十九江  
文通詣建  
平王上書  
引孟子曰  
墨子兼愛  
摩頂致於  
踵利天下  
為之劉熙  
曰致至也  
是趙劉兩  
家本皆是  
致於字



錢云伏生  
傳米可信

集證左傳昭二十年正義賈逵鄭眾皆以琴張為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按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顓孫也孟子正義按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今本無僅見於此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集證趙注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以元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安民太慮曰定至義行德曰元慈惠愛民曰文義亦相近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全云即乘精机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眾樂樂莊章疏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孟簡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上七術

集證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說苑政理篇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止按史記景差與屈宋同時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公孫丑章注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困學紀聞五箋集證卷八上



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陸氏經典序錄一原注曾  
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闞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閣  
按此足証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集證釋文序錄于夏以詩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又云左丘明作  
成六年及襄二年一見昭二十六年及哀  
十六年皆字子西與闞宜申凡三子西也

鄧暉曰孟軻以彌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後漢

鄧暉與今孟子語小異

集證章懷注引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以證量其君之  
所不能為忠引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以證量其君之  
為賊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  
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

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在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  
之謂造士晉大傳略說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右  
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人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前漢志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謂云賈誼秦所以敗恥尚夫所謂云子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  
矣

集證漢書賈誼傳秦滅四維而不張凡十三歲社稷為虛一千賈  
晉紀總論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以朝寡純德之  
士鄉乏不一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夫  
所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



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後漢陳蕃傳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至云管子又以觀海爲桓公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漢書地理志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

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閩云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

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於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時地止喪七百里○至云瀋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集證按閩君從史記而不從汲郡紀年故不以納上郡十五縣屬實集證按閩君從史記而不從汲郡紀年故不以納上郡十五縣屬實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天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集證題破孟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放而託之者也正義曰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按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

諸侯有王禮記坊記注引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荀子大略篇引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人之學者其性善韓詩外傳引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視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意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揚子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向說苑建本篇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冀其田而莫知冀其心冀田莫過利苗得粟冀心易行而得其所欲桓寬鹽鐵論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王充論衡引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仲長統昌言引矯枉過正史記六國表注引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漢書五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後漢黨錮傳注引正任者必過其直張衡傳注引阿諛事貴骨所尊俗之情也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風俗通正失篇引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引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引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



正當仁義為本。文選曹子建送應氏詩註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梁蕭綽拾遺錄千年一聖謂之連步廣韻圭字下注引六十四委為一圭。十圭為一合。北堂書鈔引戰者危事也。馬總意林引虐政殺人何異刃邪。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若久塗炭則易政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白月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呂氏春秋當染篇注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疑皆出外書。

周子靜原注為學官小司成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

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

句讀孟子至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即慶元六年

集證采詩紀事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晦菴武夷讀書登嘉

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文忠經義考襲蓋卿字夢錫衡州人官右正言朱晦菴傳詩禮弟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引見御覽六百一十六馬總意林同金樓子曰曾

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子孟子頌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何云宏詞人陋習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

歸去來辭為非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更記鼂錯言術

數漢書本傳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漢書君子始惡乎術

矣故學者當擇術方樸山云孟亦言術智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

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

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曾黎送王



秀才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

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

差也圖云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

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直人

為大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集證按墨子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考中山之滅在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內篇養生志又曰將處

夫材與不材之間外篇山木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全云深寧之說

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說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說則是外鑠矣太支離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

豈造文之意邪按說文義字入我部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

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荀子言各有當董子不過

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方樸山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指

集證按董子仁義法篇云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

之所不能受也又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語意極分曉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圖云按呂氏春秋亦有以勝費則春

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蓋戰國時以邑

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集證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下

僭稱公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為季孫氏僭引

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慎勢篇言以勝費



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按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費城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

仁之為本心非直指本心為仁也  
○全云蓋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

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問云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

集證四書釋地續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郟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郟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滑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皆疑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公八年下到孟子居鄆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鄆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勝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朱子從之其無謂也

也按此條駁王氏之說耳然曹後復封終無確證王說審

老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

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亭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張守節正義今

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

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見漢書藝文志注傅子云子輿傅子引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集證關里志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陳士元孟子雜記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居而楊休荀子註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作與與字誤也廣韻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軻軻故名軻字子居

孟子正義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

錢云林慎思續孟子



二卷見宋志此作謹者遊孝宗

錢云宋史藝文志有孫奭孟子有義一卷而無正義正義果非宣公作

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題辨正義全云林謹思書今尚存陋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

**集證** 王海四十一卷今存其自序曰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子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閻書林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登第自按書師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寇長安廼以偽祿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仲蒙子書 經義考按慎思之死見於吳墜明序程鉅夫序補道源後序其著而執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何也續孟子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曰梁襄王三曰梁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成邱蒙九曰齊宣王十曰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宋文公謂邵

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何云偽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鼠教語豈有為之正義體大力艱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免園塾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其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方樸山云宋槧本亦有脫誤如不動心章內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

字并趙注十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 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樞家其本復有篇序章有章指節義門云偽疏所割者也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會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得以校正謬

集證

宋志孫奭孟子音義二卷 晁氏志皇朝孫奭等采唐張鑑經疏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按陸氏釋文獨闕孟子宣公奉敕校刊趙氏孟子註以成音義二卷孟子正義託名宣公蓋因此書而影附也

呂氏春秋舜行德

選註引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禹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離俗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

喪三日 又引見御覽及後漢注 蓋墨家託於禹也



**集證**按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

故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御覽五百五十五後漢王符傳注皆引之又按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淮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王符傳注引尸子禹制喪三日子公孟篇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俱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

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闇云好樂當讀如悅樂之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

字宋陳善問

風新話實云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後漢卓茂傳

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闕唐書太宗紀信乎如風之偃草也闇

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且然况大一統之君哉

**集證**後漢卓茂傳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侯通鑑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丞高德儒世民敬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至取高官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按高德儒事詳見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

也何云即集註中語鄒氏浩語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時韓子氣象近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是亦聖之任闇云秦五子自云學孔子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黃稗楊墨五

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集證**史記田齊世家魏王謂齊威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蘭相如傳趙惠文王得楚和

錢云秦始  
皇二十六  
年庚辰始  
并天下至  
二世元年  
壬辰陳涉  
起兵討混  
一者屢十  
二年耳較  
之玉莽尤  
從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道  
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  
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  
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

士爾云董公避說漢王  
之言賴漢書始得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全云祖徠先  
生石介孫泰

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

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哉  
蓋楚漢開家傑之餘論也○爾云趙威后對齊使者

言斯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  
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  
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癢疾痛之

知存而善推則濟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

此言充拓之力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

使與天地參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禽獸不遠此言收

斂之功也不無闕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

更其守仁德將嘆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

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

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爾云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  
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

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  
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言欺孫權使其後有索還荊州之  
事繼之不確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殺然取之不  
妨辭吳軍獨上也亦不妨聲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  
日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何云改隋文何云改皆以是改元  
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然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集證史

善新垣平曰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德復中文帝  
七年為元年隋書袁充傳赤字德符好術術頗  
明大史合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大隋啓運上感  
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又秦皇帝載誕之初本命  
此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  
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洪基長策永永無窮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  
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辨察於人倫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

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不祥兩篇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  
則此歌楚聲也又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

類聚引文子上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德篇

集證滄浪之水說者不一書禹貢嶧冢導濠南流為漢又東為

之川流也漁父所歌是此水也然劉敞之承初山川記與酈道元  
水經注俱以攷之水勢為不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  
縣有滄浪水庾仲初漢水記武當縣西四十里濠水中有洲名滄  
浪洲也按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即秦漢武當明一統志云均州北  
四十里有滄浪水即禹貢滄浪之水地理今釋據此解禹貢又地  
記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不言所在又沔陽州北有滄浪水明



一統志云即禹貢滄浪原逢漁父處又湖南常德府龍陽縣亦有滄浪水明一統志云滄浪山俱在龍陽縣西南九十里下各有水相合出江謂之滄浪水屈原行吟澤畔遇漁父歌即此一水而記載互異若是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北車稍山下有滄浪淵明一統志云即孺子濯纓處據此則禹貢楚詞孺子之歌當為二處不混為一矣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

國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至云龍泉葉適字正則東萊弟子云周衰不

復敢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

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鼓勵弟子耳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

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

一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

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注原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全云文子之語稍有病符言篇

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

居也論儒篇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孝養篇文學

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權

篇大與今本不同

集證按鹽鐵論通有篇文學引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蔬

以時魚肉不可勝食亦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奇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

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王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唐與政

字名仲友云民心思漢王耶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

不足全云江陵之行荆楚從之者至十餘萬人祁山之出隴右響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



集證經義考林之奇  
孟子講義佚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  
意一也

利與善之閒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  
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言言淵材與不材  
之閒莊子山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  
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  
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衆頤也西山疏亦

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  
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名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  
外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  
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  
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開春論管子引神農之數狹度文子  
亦引神農之法正義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  
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引見漢

集證漢藝文志考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  
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  
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  
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汜勝之書引神農之教劉子文  
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  
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人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  
義義所不入孔叢論其志如魯仲連關云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  
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

相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八上



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  
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  
衰息見陳後山談叢陳無已撰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  
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范景仁撰孟子有變置社稷  
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

集證宋志小說家陳師道談叢究理一卷又別集范鍾諫垣集十  
卷又奏議二卷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六月馬湖田鼠

食穀殆盡總管祠而  
祝之鼠悉赴水死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名昭曰與其有

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

亦以見人有求為非關云魏水叔亦言能  
無求者天不能賤

宿於晝水經注云晝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晝中也

俗以晝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晝水經淄水條注原注或云  
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晝中史

記晝邑人王燭通鑑作晝邑

司馬康釋音胡卦切

集證後漢耿弇傳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  
軍晝中注晝中邑名更記山單傳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

蠅賢劉熙注音獲

四書釋地書當作晝但括地志以晝即戰里

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

鄒實在齊之西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

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商云

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何

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  
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



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集證** 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十山沂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 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出

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縣 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驪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注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錢云漢志檢作歛歛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瀘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三年之蓄

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乎

三年之蓄

何云班氏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贊駁顏注耳○問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包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于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此道也狗

**集證** 經義考陳傳良經筵孟子講義二篇載止齋集 四書釋地

猶言粒米

有以人食飼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則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注所謂厚斂于民以養禽獸者耳不必泥班志

狼戾耳聞

陳烈全云李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程易田云心

氏好駁朱

不能記書然孟子所謂求放心者操則存也即夫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謂豈必閉戶靜坐不讀書然後收其放心哉此主靜之說孔孟之學不其然也然主靜自是能記書之一法終日面壁窮年閉關自然亦能大徹大悟吾意此做工夫之捷徑儒釋同之儒釋不能異心故亦不能異法西安徐日久學時文曾用此法絕人入山故其文微妙嗚呼釋氏之所以異於儒者去人倫絕世務但求通慧焉而已吾儒則夙興夜寐日有孜孜何暇閉門靜坐不讀書以求放心哉

注獨於此

門靜坐不讀書自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

義欲與王

前賢

氏立異其

實不然也

附問百詩

如此



免生案古  
雖豐穰未  
有以人食  
供狗彘者  
狗彘食人  
食二語即  
下章有  
肥肉四語  
意集註所  
謂厚歛於  
民以養禽  
獸耳殊不知  
必況理志

集證小學紺珠陳襄述古陳烈季慈周希三公關鄭穆閣中閣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并牧  
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  
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八上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八下

浚儀 王應麟 厚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橫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老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釋獸

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攸選任彥升為蕭 二說不同至云水經注穀水篇

集證隋志爾雅注五卷郭璞撰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於世一按郭璞以識鼯鼠為終軍事考魏文類聚廣韻太平御覽  
並引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  
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與之問羣臣莫知攸對曰鼯鼠  
也詔問何以知對曰見爾雅詔按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  
子弟從攸受爾雅文選任彥升表注引肇虞三輔決錄文亦大同  
酈道元注水經穀水亦以為世祖事郭璞蓋是傳聞之誤顧野王  
玉篇復  
仍其誤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釋地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

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汭國謂四極今本說文作西極汭西極

之水也原注府中切並見說文水部

爾雅疏按尸子廣澤釋同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墨子貴衷田子

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固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不字

已皆弁于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懽冢啞販皆

大也干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固一實則

無相非也釋詁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

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今本爾雅

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

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釋天疏何三此

從問校更考善本

集證宋志邢昺爾雅疏十卷見氏志爾雅舊有孫炎高馳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尸子詳第十卷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健為文學注二卷今本釋文作二

卷一云健為郡文學卒史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釋文序錄全云其時爾雅

未甚盛行漢文雖當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

集證按健為文學諸書多引作健為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儲積共伯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健為舍人即一人也

又按健為舍人注爾雅賈思總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斲斷謂之定注云斲斷鉏也一名定其一斲冀大齊注云薺有小故言大齊而今本爾雅

注疏無之

白虎通引親屬記三綱六紀篇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

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

爾雅疏引







東坡詩周詩記茗茶茗飲出近世禮異或密賜茶餅以當酒茶

**集證**張吳雲谷雜紀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廐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又漢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但末若後世之盛也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天下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馴馬以市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作三弋五卵茗茶考御覽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載入茗事中知今本謬也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第二十四後山詩黃昏湯贈二蘇疑卽此也

**集證**通考急就章一卷見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按急就篇隋曹壽以下注者不一今惟師古注存王氏又補其闕其補牡蒙注云本草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藥對有牡蒙此一物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唐盧若虛傳江南進士之問天雞

七十劉原父之識六駮據陸璣詩疏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蜺

晉書蔡謨傳見宋史儒林傳本傳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關云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學之陋也

**集證**唐盧藏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首而形小一坐驚服劉敞七經小傳秦風六駮毛傳引爾雅駮如馬據陸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相似又似駮馬駮如馬梓榆按里語曰研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是別有樹名駮非爾雅所云駮也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二螯八足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宋史儒林田敏傳田敏那平人後唐天成中官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奉詔與馬鑑等同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爾雅椹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類甚衆世頗非之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



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

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唐元度按說文多引

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

育之言大抵多不經按說文引育說凡三一亡部天屈西北為无一无部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一女部比女之屬皆目从女

集證玉海四十五書目唐十體書一卷唐元度撰并書有古文大篆籀篆八分小篆飛白倒薤散隸垂針鳥書垂露十體皇祐中武

功蘇壁刻石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籀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

體亡新六書原注去大篆刻符及書籀書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

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律即

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後魏江式傳亦云秦有八

體亡新六書 圖云說文敘漢興試八體入字當其誤○程易田云按說文敘言周有六書秦兼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攬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自以為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纂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說文敘改六為八

集證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大篆史籀所作小篆李斯省大篆為

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署書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文書及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隸書程邈所作即今楷書又云古文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佐書即秦隸書繆篆所以摹印也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後魏江式傳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復效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

最以為尚書史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獨其子孫之役第三十非也

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

集證 王氏急就篇補注云參同契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姪女言承



祖於宜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回執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心以為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登登以監車膠為膠人之目謂老後丁為獨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

**董彥遠**

即撰廣川書跋六卷畫跋十卷者

**除正字謝啓**

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

其餘禱閣元備合疏此啓其諦其實亦非異書也

**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畧云殘經不悟於**

**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

闕文徒存於夏有年衛侵齊

與齊師遇石于欲還孫子曰不如**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闕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

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闕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

畢為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爾寺而江南書木穴皆誤作六**書殘**

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武殖**闕疏宣六年周書曰殖及殷殖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

註表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壹戎衣武成文啟指為殘似據康誥**亂湯齊**闕疏長發至於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問居註音躋詩孔疏

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下文聖敬曰躋開居躋作齊音躋故曰亂**烏寫**闕疏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鳥為馬成馬故閩校作焉據坤雅

以鳥為虎

**集證**碑雅鳥九寫而為鳥鳥虎三寫而為帝言書之轉易如此

按字書載古諺云書經三寫鳥為馬成馬故閩校作焉據坤雅則仍當作鳥

**增河南之邑為雒**漢地理志**滅漢東之國為隋**徐錯說文繫傳

大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避上則學不從辛**何云說文始學傳

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絕下則對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

辛從自言罪人感鼻苦辛之**棄合而棘氏微是省而疎姓絕**闕疏晉書索隱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

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定文於六德之不訓同於導**闕疏顏氏家訓封禪

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分序於八寸之**儀雙解共抵之獸此尊訓擇光武詔曰非徒有象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導禾

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策執異為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子論語序云書以八

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



集證按儀禮聘禮記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

策之長短

丁尾亂真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

鉤須失實閱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註即丁子有尾也丁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閱疏劉向戰國策序本今鉤曲也丁直故曰失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王藻龍卷以祭字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朝於南門之外注卷或作袞字之

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觀禮皆作袞字故鄭註主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乎端聽朝則是聽朝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朝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何云此與誰正雲與之邪邪

隸體散亡其守鸞聲之鉞鉞閱疏說文貌按濟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與雲

隸體散亡其守鸞聲之鉞鉞閱疏說文從金或聲呼會切詩曰鑿聲鉞鉞俗作鐵

定銀鑄之名閱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囚司徒崔烈

以銀鑄鑄鉞大鑄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鑄三公脚

又云新刻已改銀字一魏按家訓文章篇引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

車改金根之目閱疏事文類聚退之子利性間劣為集賢

知一束二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皇令印皇

縫之為來象世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束

指一首六身之為亥左傳襄三十年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

豕閱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史伐秦三豕度河子貢曰非也

傳會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離析為三刀之州閱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

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後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

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

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安加文武之為斌閱疏魏明帝太和

德舞以象事于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直疏說文木作彬文質備也從文

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

魏按宋書樂志魏明太和初公卿奏曰於文

又武為斌臣等謹制



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蚺蚺形蚺蚺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從

**字失部居故白水真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呂說可從

**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出成川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閔疏野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安取於桑**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

**三七未足語世**閔疏秦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棄字從四十八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

**尉律四十九類書**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

**誤存舟二閒之為航**閔疏頭

**安識門五日之為閏**閔疏

**學耆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

**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

**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為

隸古定正義謂就

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

也○開云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至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

有說故於小註發之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閔說非○何云按足省是當為正

篆形誤偽此與篆形無與銀鑑新刻已改銀字三十七句閔董仍無確證四十九類

未詳○方樸山云雲興神今本漢書食貨志引詩猶作興雲神○程易田云尉

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言小學

之課載作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日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

章中又析其類為四十九即董疏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為八十

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令

因是錄卷之三



記于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揚雄所作訓纂篇云  
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  
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韋昭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  
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間里書師所合李斯  
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  
書與尉律不相涉也○謂云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條項閱元衢合疏彥  
遠此故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纂力始語語分疏之靈非曠  
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  
並烏程人為胡肅明隣邑前輩明嘗稱其學奇嘗博云○何云此啟其諸其實  
亦非異書○又云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  
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繼序按董適在宣和中與黃伯思均以賞鑒考據書畫擅  
名惟為張邦昌撫慰大學諸生其人益不足重○又按董斯張著博物志五十卷吳  
興備志三十二卷無刻竊博摭  
之習附會影龜是談稱為確核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

署出於戶世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說文問部扁下

集證蕭子良云漢尉隸八體六曰署書高祖六年蕭何所定以題  
若龍白虎二闕卒欣云何草思累月然後題之槐按扁  
又作編何晏景福殿賦爰有禁  
編勒分翼張注云編與扁同

夾深金石略云祀巫咸大川又李斯篆通志金石略愚按方氏跋謂楚

文方氏跋石湖開云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

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石湖跋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始至

遂大行於世

集證董道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  
文於却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  
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閒存鍾鼎遺制亦或  
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東坡鳳翔八觀詩王注載亞駝文  
云秦嗣王敢用吉玉宜璧告于不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  
多罪者按董氏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則巫成大湫二石非出於  
李斯可知然謂書畫始變當亦不盡如李斯之小篆又按史記楚  
世家懷王名熊槐即熊相六國表楚懷王元年當惠文王之十年  
其二十六年楚懷  
王之十七年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周南宮中鼎銘十有四月周公緘鼎十有九月商兄

正月乙子商兄或云丁子商兄呂與叔考古圖謂嗣商手



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始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南豐

集金石錄

**集證**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維公滅

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 呂與叔考古圖商兄癸彝云

九月惟王九祀世昌哉敦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彝

云丁子王錫爵 按南豐跋桂陽周府君碑據古文亦作癸人作

大為三乃二字重出之證說亦可通但未知十有三月十有九月

又作何解似呂與叔嗣王踰年未改元則以月數之說較為圓到

也又按博古圖周伯頌父鼎云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當亦如乙

子丁子取其同類說者以于字連史伯頌父非也洪容齋謂其書

荒陋可笑信然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邢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張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

而與叔以為百按考古圖伯下一字為古文難攷幾於鄧書燕說

**集證**考古圖邢敦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宜謝

據史記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敦乃武王時器然此云宜謝則非

矣 簋銘集古錄作匠銘首一字作張薛尚功編鼎錄敦識亦作

張考古圖首一字作張云張仲作實匠 周姜敦集古錄作周姜

敦伯下一字以為罔云尚書罔命序曰穆王命伯罔此敦周穆王

時器也考古圖作伯百父敦云此敦與諸敦

形制全異底一作罔蓋一作目皆當作百字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綽眉壽晉文侯夫伯頌父鼎銘用祈巧百

祿眉壽綽史伯頌孟姜敦銘綽眉壽叔孫父作石湖范成大云

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

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集證**按爾雅釋詁綽

綽爰爰緩也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壝言孔子篆者

則學已聞五經集證



始見於此

集證一統志季子墓在江陰縣申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孔子題

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湮沒宋守朱顏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丹銘總錄陶潛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為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亦未考陶集又云君子今誤讀為季子非也其字作罅形篆書郡字有從此為偏傍者可證為君字無疑

金石錄全云趙明誠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行竹策之書其紀年曰

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

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

率類

滴水李氏復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

鄉官又有祭正今本說苑無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斬

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人秦不反國人憐

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

最無罪反爾好遠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

秦詛楚邪楚詛秦邪何云其有為言之也爾云此亦具日秦抱○全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

篇呂太史全云成公祖謙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

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

葉氏蘇魏公頌本也全云蘇魏公頌

集證通考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陳氏曰南唐徐鉉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敘二篇通論三篇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

一篇錯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巽岩李氏序曰初錯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與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為



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先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按今本說文繫傳四十卷篇次如舊其音切則朱翔作也原本殘缺多以徐鉉所校說文竄補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禮記宋符瑞志鳳凰其

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宋志然則爵即鳳凰歟

集證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舊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

丁未朔廿日丙寅見雁彥衛朱文公答吳斗南傑書謂東漢討

羌檄曰辰與通鑑長麻劉義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溫

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

橫恐當以長麻為正○何云後漢紀二十

字非側注集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

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云云宋詩紀事載黃伯思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單旁行為書記顏氏法今西方胡國及南方

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漢西域傳注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

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世

法苑珠林夾際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集證唐志元暉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暉本名道世按今本法苑

珠林一百篇即唐本也法苑珠林梵佉盧居於天竺黃史蒼頡在於

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

翻譯名義佉虛風此此乃大仙人也按墨子經篇未云讀此書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畧識字科斗書後記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

詩第二首字豈易識哉李衡字彥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

三



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

趙明誠字德夫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原注。真履云。隸書公之正。書張懷瓘云。班

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下文云。杜景純隸王羲之傳。左善隸書。書本儘。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

集證。宋志周越古今法書苑十卷。玉海四十四程。過曰。隸書始於程邈。八分始於王次仲。東漢以來。碑刻用八分書。近世乃誤以八分為隸。如魏書見古帖者。自是小楷也。書苑曰。蔡文姬言。程邈草書譜曰。元當專精于勢。書伯英。尤工于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行為隸也。梁蕭子雲。啓曰。見敕旨論書。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此以真行為隸。無疑。又云。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字也。又云。

李陽冰論篆云。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上谷王次仲與秦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魏按張懷瓘謂始皇時。程邈造隸書。李陽冰謂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然則隸與八分皆作於始皇之世。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暇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關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不於此謂。關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廣韻上平。東冬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哈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由禮部韻略同。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廣韻下平。先仙蕭宵肴豪。登尤侯幽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禮部韻略。嚴次咸銜凡。前餘同。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



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潔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音韻

集證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

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闕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關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五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上去入之聲倡之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潔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八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八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

字或貫數音

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官商體韻以入等爲音略劉竊胡僧韻鏡爲之而藝文略不載韻鏡如六書略亦襲王介甫之字說而字說不載於藝文略也

集證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潔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

書尚義諧聲尚聲通志六書略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

說孫炎始爲反語周云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攷古編

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南齊陸厥傳周顒善識聲韻始著四聲切韻

集證顧氏音論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卽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者慢聲爲者與急聲爲者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



急聲為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瑛、藜為茨，瓠、盧為壺，鞠窮為考，丁、宜為鉦，僻、倪為啤，奈何為那，和同為降，句、瀆為穀，邾為邾，鄒、明旌為銘，終、葵為椎，大祭為禘，不律為筆，蕞、蕞為須，子居為朱，窻、籠為聰，蠅、輸為龜，卒便為倩，令、丁為鈴，鶴、鷓為鳩，族、蠡為座，蔽、膝為鞞，側、理為紙，扶、洪為濼，後、貌為獅，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按：據此，則高氏小史謂齊中書郎周顒始作四聲切韻非者。）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

**集證** 玉海四十五，崇文目，唐廣韻五卷，唐韻五卷，雍熙廣韻一百卷，大宋重修廣韻五卷。 音論按切韻，隋陸法言撰，本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注，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但箋注而未增加也。後又有關亮、薛岫、王仁煦、祝尚正、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八人，益增加字。又云李燾曰：陸法言撰唐韻，郭知元附益之者，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馬孫愐以切韻為謬，略復加刊正，別為唐韻之名。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

曰：廣韻據此，廣韻即唐韻，但改其名耳。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八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

**集證** 音論廣韻五卷，上平聲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聲一先至二屋至三十四乏，凡二百六部。此唐韻宋初人遵用之書，意所謂一東二冬三鍾者，乃隋唐以前相傳之譜。本于沈氏之作，者又云：今廣韻二十七刪二十八山，未知鶴山所見唐韻於何處多添一韻。又云：周公謹雲煙過眼錄云：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二仙為廿三先廿四仙，又云：韻會舉要卷一注云：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韻但以字繁釐為二卷，宋景祐間丁翰林度奉詔與同馬文正公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平聲下平聲下為卷目。今考廣韻已分上平聲下平聲，不始於丁翰林也。

米元章芾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約只知四



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韻之法作讀集五卷隋志南史宮商徵羽各為一篇後魏

江式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

非思力所學南史陸厥沈存中括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何云米元章云

以下當自為一條

集證隋志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唐志韻集五卷隋潘徽傳徽為韻集序曰三蒼急就之

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總分宮羽

潛虛以茂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原法古文韻

集證金石韻府古老子天作茂蔡邕筆賦多首黃管茂陸陸色也司馬公潛虛正順茂陸之大誦也又云以步茂軌義皆作天按唐韻以茂為古天字孫奕示兒編論字異義同載潛虛茂陸韻會小補載廣韻天古作茂獨正字通非之其說曰按六書統

古天字凡十有四無黃字考金石錄載唐龍興宮碧落碑欠觀茂倉碑為大道真尊宰辟敦銘彼覽釋為倉革以此推之茂非古文明甚論亦證據明確錄以備考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法見孟子歸字有齊歸原法見左傳其遺闕

多矣賁育謂孟賁育也廣韻以賁為姓何三姓者賁肥古有勇士賁育

謬矣全云漢有賁赫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

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

卷今不傳閣云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僅十六卷鏡為鑑避翼祖嫌名

唐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蕭存僊真卿在湖州

存文陸鴻漸等詞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玉海

四十五會要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

尚書顏真卿撰韻海鏡源表獻之詔付集賢院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程易田云往見潘毅

困學紀聞五經集登卷八下



堂蓄古銅章有曰坳者又或作卍余以為私璽二字璽从士以爾省又見有八金作鈔者甚多而璽可稱私則蔡邕獨斷以璽為古者尊卑共之日余曾見古土章有家璽二字私璽猶家璽也因為殺堂作看篆樓印譜敘說之曰私之言曲也私在人心曲之無形者也故文作〇以圖而曲之物有形而不直曰曲古文作𠃉从方而曲為之引說文非曰自營為私以證之因疑營下從〇有繁縷義然未敢遽定也此引韓非作白環者謂之私檢韓非書果作環以自環為私證古銅章文作迴環之形古物古音遙相對望若合符節古說文云自營為公公部背公文什一之存在吉金貝石中者可不珍愛之與說文云自營為公公部背公

為公八部並引韓非說

宋元憲寶翫佩觿金云郭忠恕撰上卷列三科一日造字二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

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集證玉海四十五佩觿三卷郭忠恕撰上卷列三科一日造字二今存其未附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辨證此書外異者一百十九字非忠恕原書不知誰所加也按佩觿三卷

夾際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

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通志六書略

集證許氏自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四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二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按元周伯琦撰說文字原一卷於許慎五百四十四部中增十七部刪十七部改其字者四部移其次第重為編次使輾轉相生自成一家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墨劉龔因之何云及問皆字書所

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

集證吳志孫休傳注引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龔字昱音舉次子名龔音襄字龔音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唐書后妃傳太后作墨西壘〇周〇周忠肅盧垂舌十有二文太厚自名墨改詔書為制書五代史南漢世家龔初名巖乾亨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嚴以名焉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闕說杰楚驢仇胥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以後問對頗詳但稱闕公杰公驢梁載言卷同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麻博學為三

蒼并訓纂為四篇備云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麻篇胡

纂揚雄作滂喜賈勳作

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九章

趙高造爰麻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接記滂喜為下卷故稱為三蒼

急就篇沐浴揃城真合局第十莊子外物篇皆城可以休老亦作

揃城本莊子釋文

集證莊子外物釋文皆亦作揃三蒼云揃猶剪也城木亦作城字

林云槻也王氏補注後序乃因顏注補具遺闕若闕閣之相混得於左氏釋文揃城之所出取於莊子外物稱極之誤因說文通釋而知利親勝客之類因史記漢表而見黃當作箇輟當作

據墨當作坐寅事求是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原注夜凡書之

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媿集按攻媿本說少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開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全云此註是正文

集證鬼氏志蒙求三卷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

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補注蒙求入卷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取其它人事按蒙求其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

十二章以平上去入相開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開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全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京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

又云景帝已以胡毋子都為春秋公羊博士而董子亦為博士則景帝已置二博士矣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

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藝始於治一也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鼎學孔子七經通典傳注

引謝承書蜀秦必謂文翁造相如或以六經六緯為士經原注莊子天道篇

東受七經獨志志秦必傳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南史隱逸傳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

困學已聞正經集證卷八下



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

始也儒林傳贊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

伯觀物內篇關云吳文正謂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集證後漢注謝承書曰趙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綜貫受業者百有餘人蜀志秦必傳必答王尚書曰文

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莊子釋文天道篇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

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南史隱逸傳周續之年十二請太守范甯受業居學數年通

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說文白虎通云有

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白虎通一說不

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集證公是先生弟子記五經者五常也詩者溫厚仁之質也書者禮自名其道專也禮記易者淵微智之表也春秋衰貶義之府也唯

按此與前二說又異

後漢程輔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閩云本傳作五此云一事則合于文

之漢史文帝時中韓嬰皆以詩為博士原注所謂魯詩韓詩前漢儒林傳

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為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

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武儒林傳贊曰武帝立

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何春秋公羊高而已儒

贊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閩

按孟子題詞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詔博士獨立五經而曰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破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願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至云據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



為博士歐陽生未得為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為博士夏后氏則出自張生者

**集證**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置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易穀梁春秋元帝復立京氏易平帝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按前漢儒林傳贊文帝置詩經博士唯魯詩韓詩而已齊詩置于孝景時毛詩置于孝平時後書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之文然沈約宋書百官志引後書無毛字陸璣詩疏亦云魯齊韓詩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崑山顧氏以漢世未嘗立毛詩博士斷後書毛字之為衍歷據本紀列傳及百官志徐防傳注以證之

**石經有七**程易田云顧孟人金石文字記云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

**漢熹平則蔡邕**後漢靈帝紀蔡邕傳

**集證**後漢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乃與張訓本傳作訓韓說太史令單騭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水經注同洪氏隸釋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

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騭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棠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在別有趙陔劉弘張文蘇陵傳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

**魏正始則邯鄲淳**後魏書江式傳按三國志不言魏立石

**集證**晉書衛恒傳恒字巨山安邑人太保璿子仕至黃門郎嘗作安代人累官符節令宣武延昌三年上疏請正定文字言魏初邯鄲淳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闕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胡三省通鑑注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魏石經淳所書非也魏按或淳書在前勒石在後

**晉裴頠**晉書裴頠傳

**集證**晉書裴頠傳惠帝時頠為侍中時天下暫寧奏修國學刻石後人從無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觀漢世石經初始于熹平四年乙卯告成于和光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至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魏按玉海四十三引唐六典注云傅暢晉諸公讚惠帝時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



于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是已竣厥事矣疑當劉石憑陵洛都覆滅石經遂從而亡

### 唐開成中唐之度

舊書文宗紀

**集證**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立于太學泐立石並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命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鄭覃傳開成初覃奏起居郎周焜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核定九經文字旋命上石 玉海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 後蜀孫逢吉等

**集證**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本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毛詩儀禮禮記秘書省校書郎孫明吉寫令張德昭為爾雅字皆精謹 玉海四十三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題書人 按張德釗十國春秋作德昭讀書志作德鈞

### 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

**集證** 宋史趙克繼傳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以餽善隸名為直講 宜和書譜章友直傳友直工篆隸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於國子監時人稱之 宋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 玉海四十三云書目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萬斯同石經考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者趙克繼謝餽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 觀金史劉彥宗傳彥宗說二帥載石經以歸之語則意者石經果為金人攜去耶然金人亦鮮有語及者則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矣

### 中興高廟御書

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畫之澤深矣。○全云正始不經不出耶耶淳之筆詳見衛恒筆勢攷○又云晉史則云嵇康等所書

詳見卷二十一

### 集證

玉海四十三紹興十三年二月丙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少監秦焯曰下作詩以進六月丙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







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家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引見御覽五百六十一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集證魏志文帝紀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隋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總下等撰宋敏求長安志

圖卷中秦昭王葬於陽今霸陵也自鄜以西皆其陽裴駟史記集解駟按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刊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

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晉書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曰聖人

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今本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

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晉書虞溥傳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

不勤教無以為仁引見御覽六百十二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方樸山云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

集證晉書文頌載王隱晉書曰虞溥為鄆陽內史勸厲學業竟裕簡素白烏巢庭隋志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淑撰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王道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復友生論文書原注舜皇



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祖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

卷至於白首引見御覽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

十篋麟士傳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梁書袁峻傳抱朴子所寫

反覆有字葛洪抱朴子自敘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

十四卷在巾箱中金樓子後魏裴漢裴漢當在後周借異書躬自

錄本附見後周書裴寬傳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

始有墨板門云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

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

維字為刑昺字叔誰定頒布國史藝文志

集證下國春秋明昭齋傳略齋仕後蜀性嗜藏書精經術常請後

氏六帖刻板行之按詳此則蜀不但有板本文選沈括筆談板

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煥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

本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

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筆對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

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

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

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

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

可正其可惜也

春秋正義云傅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昭二十六六年傅咸今按藝文

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

而闕其一全云蓋失其尚書之作

集證初學記文舉載傅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

毛詩修業既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宣顯允君子大

猷是經韋修厥德令終有傲勉爾遐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



能淑讒人罔極有視面目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  
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端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併其可  
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詩  
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頌其名  
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語古之遺直成  
謝不端勿使能植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  
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  
令名進思盡忠不讓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  
命能致其身克已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  
死而後已按此  
後世集句之始

鄭康成注二禮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

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

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隋經籍志

集證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

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  
九聖之所演以廣其意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云孔子所作今

錢云七緯

之名見後

漢書樊英

再注實止

五篇

為八十

易緯河云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

凡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河云推度災

汜漢注歷樞合神務禮緯河云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河

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河云二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

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

乾圖漢合筆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三十又有尚書

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七經緯引見後

集證後漢張衡傳注云六藝四九隋志云七經緯三十六篇今

按李詩有五經六緯之言漢書李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

困學紀聞五經集說卷八下

三





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隋志煬帝即位發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今唯易緯

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

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劉子其言

不果行何云魏書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盡○至云先乎魏孝

文者有

集證玉海三十五書目易緯按隋志八卷鄭元注舊唐志九卷宋注康成或引以解經今篇次具存宋注不傳李淑書目九

卷凡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滿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

三節所藏乾鑿度通卦驗皆別出為一書而易緯止有鄭氏注七

卷稽覽圖第一辨終滿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第六坤靈

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易乾鑿度二卷通卦驗二卷稽覽圖一

卷流演通卦驗一卷不知作者按永樂大典所存易緯凡八種

宋人偽撰乾地鑿度二卷二乾鑿度二卷三稽覽圖二卷四辨

終備一卷五通卦驗二卷六乾元序制記一卷七是類謀一卷八

坤靈圖一卷又按明孫穀取五經緯之佚文各為次第編古微書

三十六卷頗資異聞亦足以考見古義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者之隋志

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

詳實爾云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佳

集證爾明書目朱子謂五經疏書易為下攷孔穎達諸經正義皆

元元本本引據詳明惟周易略疏所疏者王緯之注而王

韓皆掃棄舊問自標新解故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攷訂

之珠也書正義名物典制終為攷證家所取資不似易疏之敷衍

未有駁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

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皆本此

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

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

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

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

踐云此條  
切中宋儒

已病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者之隋志

三



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為

道學儒林之陋温公意徒記誦皆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

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竟援神契引見是以聖人為巫

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何云安言人

集證論衡引孝經按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

拜云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

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

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家語

以下並詳杜預春秋序正義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方樸山云鄭所謂邱書燕

說也莊子云立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諡孔子為立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厯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初而

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集證郡齋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

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厯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

本于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

筵始進講義開云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

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

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自時厥後上



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

集證 玉海二十六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書陸佃始。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

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而歐陽公毀周禮何云

陽疑孟子何云溫公李觀方模山云甚有鄭友譏書之指征顧命何云黜

詩之序何云晁說之全云又有鄭樵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

之膏肓。

集證 揚升菴曰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非也何以知之攷其

堂刑禁論引韓嬰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

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逸平集

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非于文出妻屏子而孟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

全云時袁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袁老翁歸政謂有

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

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集證 西山後序臣德秀前以禮部侍郎兼侍讀是時樞臣方以蒙

因欲為是書以劾云云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

三家雍徹而樂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

于方論全云有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真見藝文志曰古之學者

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天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豆之語



國朝系年三集詩話卷八

三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八



